

卷三

洛阳

Luoyang Over King

小椴◎著

武林行

侠之无极 椴式江湖，《今古传奇》扛鼎之作
百万椴迷热切期待，新生代武侠大师小椴三年磨一剑
各大书店前50名购套书者赠送卢波画册

新世界出版社



洛陽 女兒行

卷三

小楸◎著

Luoyang Over King

新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女儿行.3/小楸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7

ISBN 7-80228-082-6

I.洛... II.小... III.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704 号

洛阳女儿行.3

作 者: 小 楸

丛书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 林

绘 图: 卢 波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940mm × 65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82-6/I · 02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小椋书友会征集中心……

亲爱的椋迷们：

你们好！

小椋书友会正式成立了，总部设在北京红书坊，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分部正积极筹备中。只要喜欢小椋的朋友，都可以联系我们，成为书友会中一员。

成立椋迷书友会，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小椋的创作近况；另一方面，将不定期地召开各种活动，让所有FANS与小椋亲密交流。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了以文会友的场所，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构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侠”，完成真正自我。

会员购书可享7.5折优惠，且不定期获赠精美礼品。

小椋博客：<http://blog.sina.com.cn/u/xiaoduan>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1815房间（100007）

红书坊/糯米

联系电话：010-84064771 E-mail: stivellone@163.com

读者调查表

姓名：

性别：☐ 男 ☐ 女

年龄：

出生年月：____年____月____日

学历：☐ 高中及高中以下 ☐ 专科或大学 ☐ 研究生以上

职业：☐ 学生 ☐ 资讯 ☐ 传播 ☐ 行销 ☐ 服务 ☐ 金融 ☐ 自由 ☐ 其他

E-mail：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读者意见反馈

1. 您所购买的书名：

2. 您读小椋有多久：

3. 最喜欢的小椋作品：

4. 喜欢小椋的原因：

5.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消息：☐ 书店 ☐ 网络 ☐ 报纸 ☐ 杂志 ☐ 他人推荐 ☐ 其他

6. 购买方式：（1）书店：____省____市____书店

（2）网上购物：____网

（3）其他_____

7. 您的建议：

8. 您希望参加什么类型的书友会活动

目录

contents

第五部 · 日色赋

题记：日色欲尽花含嫣

第一章 · 浩浩长安车辗尘 · 2	
第二章 · 短鬓差池不及群 · 8	
第三章 · 苍龙阙下驰驢马 · 21	
第四章 · 紫阁峰头占白云 · 32	
第五章 · 二星檄外通蛮服 · 39	
第六章 · 午夜灯前草御文 · 50	
第七章 · 千杯绿酒何辞醉 · 54	
第八章 · 一面红妆恼煞人 · 63	
第九章 · 思子台边风自急 · 69	
第十章 · 玉娘湖上月应沉 · 77	

第五部·日色赋

第十一章·家散万金酬士死·	85
第十二章·身留一剑答君恩·	91
第十三章·若教解语应倾国·	96
第十四章·任是无情也动人·	103
第十五章·淡墨罗巾灯畔字·	112
第十六章·小风玲佩梦中吟·	118
第十七章·玉检赐书迷凤篆·	122
第十八章·金华归架冷龙鳞·	126
第十九章·曾经沧海难为水·	131
第二十章·少帝长安开紫宸·	135

第六部·五侯散

题记：轻烟散入五侯家

- | | |
|--------------|-----|
| 第一章·上帝深宫闭九闍· | 140 |
| 第二章·海路无尘边草新· | 144 |
| 第三章·何必更寻无主骨· | 150 |
| 第四章·可知曾有弄权人· | 155 |
| 第五章·南郭子綦初丧我· | 158 |
| 第六章·西来达摩求本心· | 164 |
| 第七章·云过门间老病死· | 168 |
| 第八章·一弹指倾去来今· | 170 |
| 第九章·求诸流辈岂易得· | 174 |
| 第十章·行矣关山方独吟· | 181 |

第六部·五侯散

第十一章·府县尽为门下客·	185
第十二章·王侯皆是平交人·	190
第十三章·骞驴瘦马尘中伴·	195
第十四章·紫绶朱衣梦里身·	198
第十五章·青娥已落淮边月·	201
第十六章·白骨甘为泉下尘·	205
第十七章·某水某山迷姓氏·	208
第十八章·一钗一佩断知闻·	216
第十九章·凭君莫话封侯事·	219
第二十章·金玉堂中寂寞人·	224
尾声·洛阳女儿对门居·	225
后记·	227

第五部 · 日色赋

Luoqiang Over Hlap



题记：日色欲尽花含嫣



第一章·浩浩长安车辗尘

好大的一处宅院，座落在长安城内城靠南边的朱雀坊内。这里本是长乐公主的旧宅，重新装饰后，金碧辉煌。院落一进一进地往后延伸着，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似的。黑漆漆的门楣上照得出人的影子来。那两个人影一个镇定，一个灵动，却正是韩锔与余小计。

韩锔微侧着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那个引路的人。时间已是五月，夏日苦热，可这坊内多的就是大槐树，一片浓荫之下，清静幽凉。巷内淡静雍容的气氛倒显得韩锔与余小计的衣着过于鄙旧了。长安内城贵眷多衣饰繁华，韩锔与余小计两个刚从塞上归来，穿着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听韩锔疑惑地道：“贵上是谁？为何定要与我兄弟相见？”

他与小计这次是悄悄潜返长安，没想才到城外就有人迎接，只说是主人相请，却又不肯说出到底是何人。韩锔暗惊于自己行踪居然会被人查出，却也就跟着他前来，一探究竟，一路上却也疑惑无限。

引路的那个人一身青衣小帽，样子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全看不出一点特别之处。只听他笑道：“韩公子，您登堂后就知道了。”说着他抢先上前推开了门。

韩锔身子微微一缩，已退到余小计身边。他这一退，就已把余小计全身护住。——自去年春天和杜方柠分别以来，这一年多来他就一直没让余小计离开过自己身边。因为他已知道小计的真实身份，自然能察觉到这其中暗藏的风险：他是余皇后之子，当今皇上曾亲口许过的“太子”，这皇子的身份可不是好当的。起码，东宫一旦得知，必视如眼中钉，肉中刺，那是不除不足以快的了。



但近年来的边塞苦斗把他磨练得越发沉实稳重了。本来乌毕汗已死，羌戎之侵略已无大患，但羌戎势力分为数股，却更加滋扰无限，他在边塞也事务巨繁。之所以与小计这次悄悄潜返长安，是听闻朝中皇上年老病重，只怕再难以支撑多久了。韩锬虽一直还没跟小计讲起过他的身世，却也觉得不能不带他回来看一看——那个人，也许就是他的父亲。

更让他下决心回长安的却是因为一场刺杀。那场刺杀至今回想起来都不由不让他心惊，小计左颈下新添的一道疤痕就是那场刺杀留下的痕迹——当时韩锬不过稍有疏虞，因有事要去伊吾城，没有带上小计，那场刺杀就发动了。

那是春三月，塞上的冰还未开，小计在河边凿冰饮马，刺客居然就隐藏在冰水内。如果不是这年来小计的功夫在韩锬的细心调教下，已大有进境，那冰下的一击小计是绝对躲不过的。

可这一击还是伤了他的颈侧，如果不是他反应迅速，连城骑也就不在远处，且身上带的有响箭号令，高勇亦时刻提防全力保护。这一场刺杀，只怕就已成功了。

韩锬听说此事，连夜就从伊吾城匹马赶回。看着卧倒在床的小计血染床褥，当时他的脸色就变了。他看着小计的脖子，那上面是一道蜈蚣样的伤口，蜿蜒爬伏，十分可怖。韩锬当时嘴里就念出了三个字：“龙门异！”

他此时本已并不常驻连城骑，在军中也并不亲自升帐，那天却难得的正午升帐，口气极为严峻，下令部下今后在连城骑驻地周遭三十里内都要戒严，必令鸟兽无踪，有形貌可疑的一并拿下，一意拒捕者，“杀无赦！”

这还是他头一次发布这么严厉的命令，连城骑军中也是头一次看到韩锬如此震怒，三军上下一时大为震动，人人都知小计在韩帅心中的分量，一时倒也防范得连城骑周遭百里之内寂无人踪。但韩锬知道，如果真的来的是龙门异这等高手，军中防范虽严密，却也不能全防得住的。这时他却收到朴厄绯的来信。信中约略几语，只道据她暗线密报，近日有“龙门异”与“北氓鬼”中的高手同至塞外，虽并不同路，却似均欲对余小计不利。韩锬当时一把揉烂了信笺，踞坐扬眉，心头冷冷一怒，“东宫太子的人果然发动了！”

——除了他们，又有谁请得动洛阳城里声势如此浩大的两个组织？“北氓鬼”一向为暗杀组织也还罢了，只要有钱就请得动；“龙门异”可不是什么杀手组织，请得他们出动，那定是借助东宫太子之力了。韩锔当时心中还冷冷一痛：方柠，方柠！——这年余来的平静，他本来甚为感念方柠回去没有把那个秘密说出来。如今东宫太子既已发动，看来机密已泄，那定是她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难道她真把她的富贵身家看得那么重要？还是她觉得，以韩锔此时的威名声势，余小计羽翼已足，如韩锔辅之，必生大祸，而非除之而后快了？

他心中又痛又怒，情怀伤损，心里只道：方柠，你不是也允称技击好手吗？那么，又何需找来什么“龙门异”“北氓鬼”？你何妨亲身前来，与我一搏，先杀了我再杀了余小计，又有何妨？

可接下来的变故更让他心惊。不几日，驻守伊吾的库赞飞马前来，因为十五城中出了大事。

他先找到高勇，然后又找到韩锔连城骑中的数个亲信。他们先在小帐中私下开了一个会，然后才把韩锔与小计找来。这一切，只为近日几乎一夜之间，塞外十五城中都贴满了同样内容的一张纸条：

龙湫遣帝种，
真命在连城！

这隐语分明指的是余小计——众将都眼巴巴地看着韩锔。韩锔脸色数变。在座之人心里都明白，知道韩锔生性淡泊，此事必非韩锔所为，也不会是他为什么黄袍加身造出来的妖言异语。联系到余小计前日所中之伏，人人心头都猜疑无限。

韩锔心内踌躇：此事想来又非是东宫之意了，他们不会摊开来明干的，那是“龙门异”或“北氓鬼”私下所为吗？目的是迫自己出面一战？不过关乎小计的身世，想来他们虽为杀手，谅来也不会知道的——东宫之人绝不会告知任何人这个秘密。

那究竟又是何人不惯安稳，定要迫自己出头，不惜扰乱天下，也要自己与那东宫太子对面一搏？

他沉吟有顷，半天才道：“看来，我要再在连城骑呆下去，可能就要对大家不利了，也对大事不利。也许，是我该离

开的时候了。”

余小计本在旁边，听后就不由一愣。韩锔说罢，伸手轻轻抚在他的颈上，气息催动，迫得他昏昏睡去了。

众将面面相觑，有人道：“这事看来是冲韩帅来的了？”又有人沉吟道：“可是与小计这孩子身世有关？”他们与小计相识已久，小计口无遮拦，所以他出身的“轮回巷”之秘大家也都约略知道。

韩锔不答，也没有多做解释，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好。然后，座中已有人激声道：“他们也欺人太甚了！我们人在军中，万里之外，本不欲参与他们朝政之争。但韩帅，如果他们一意相迫，只要你一句话，咱们连城骑一万七千儿郎可不是好欺的。真要逼我们反，我们就反了他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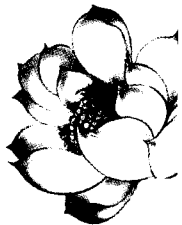
韩锔此时已升任北庭都护府之帅职，所以部下皆称他为韩帅。连城骑也已经过极大扩充，算上十五城兵马，当真有近二万之锋锐了，加上北庭都护帐下还有两万余汉军，韩锔手中兵力盛极一时。他目光静静地扫过诸人脸上，只见一个个脸上都是坚毅与肯定的神色，连库赞也是，甚或高勇都是——他们都听说了什么？

他目光扫过高勇脸上时，却见高勇冲自己点了点头——高勇与在座的其他人不同，并非由韩锔百战之后一力提拔出来的将官。他原是朝廷命官，由王横海帐下派来的。连他都这么肯定地一点头，韩锔可以确定，自己在连城骑与塞外十五城所能获得的支持当真是坚如磐石。

库赞忽定声道：“韩帅，我要冒昧地问您一件事——此事是否和东宫太子一党有关？就是他们一意要绝小计的性命？”

只见他脸色一定，直直地盯着韩锔道：“在座的人都不是担不住事的人，有些话我也就直问好了。相信韩帅该信得过我们在座的人都还是男人。小计——他是不是当年余皇后的孩子？”

韩锔心头一惊：看来纸包不住火，塞外军民两道，一定早已流传了许多韩锔从不曾听说过的小道消息。韩锔疑惑地看了库赞一眼，库赞看向他的眼神就有一点了解。韩锔静静地望向众部下，只见人人都看着自己。他们在等着他给出一个答案，他们也在逼他交出这个答案。但这个问题明显关联过大，他们



既已决心要问，分明是把身家性命都填进去了。

韩锔也扛不住部下这么诚挚的眼光。他沉吟了下，点了点头。又顿了一刻，他才道：“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高勇忽一撑案，“那么，连城骑危矣！”

——东宫太子一党绝不容许这么强大的一股异己力量存在。

库赞却面上一笑，放心般道：“那样也好，他们要硬来，咱们索性打开天窗说硬话。嘿嘿，现在北庭安抚使古超卓还是仆射堂的人。东宫一定要自绝塞上消息，就那么办好了！想来，仆射堂的人若知此事，一定大喜。他们不会对东宫有所助力，只怕反倒会对咱们鼎力相助。嘿嘿，东宫，东宫，一定要迫得我们塞外诸城，势联仆射堂吗？”

东宫与仆射堂两股势力一向对韩锔手下的连城骑与塞外十五城的控制争夺颇烈。但韩锔对这种朝中权要之争延伸出的险恶余波一向敬而远之。没想这种态度反加重了连城骑的重要，可能因为东宫先还不知道余小计的身世，他们没有压制，反把自己的官儿越来越高地升了上去。如今算起来，他也是朝中硬打硬的二品大员了。以他的年纪，可谓极其难得，在朝中也是开数十年未有之奇。

看着部下诸将诚恳的脸，韩锔第一次有了杜方柠那样的感觉：他不能倒，也不能走！这个连城骑，他已不是可以说走就走的了。这么多人的功业勋名、身家性命都已与他联系到一起。自己一走，他们当年为与他相知而流的血就白流了。想起这些百战求功的同袍，他打心里觉得，他是欠他们的。如果自己一走，无论朝中派什么人来，只怕连城骑必乱。而连城骑一乱，边塞必乱，那又会重陷多少人于水火？

何况，说到底，朝廷对自己的倚重，其实是为：在朝廷之西塞青海一带，也即连城骑之南，吐谷浑一族经多年潜隐后，渐渐声势复盛。他们本受羌戎压制，却也一向怂恿羌戎人出头。这时乌毕汗一死，他们已失控缚。吐谷浑民风强悍，一旦作乱，必然为祸极烈。朝廷倚重连城骑也是为此。

座下诸将，人人皆知吐谷浑必将发难。他们都是男儿，都在渴望着建立更大的功业，那是他们心里的豪迈自许。——西北望，射天狼，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人人都是怀着这样豪迈

的渴望来到这塞外穷荒之地，欲以一刀一骑建立功勋的。而自己的声威就是连城骑的声威，那不是自己一人的血，而是数千同胞的血换来的。自己此时，怎么能走？

只听库赞静静地道：“所以，韩帅，你不能走。吐谷浑之势复盛。朝中乏良帅，只有一个王横海老将军，却也是身陷局中，为人所制，举动不得自由。如果你一走，吐谷浑之势成，一朝生变，只恐无人制之。这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而就算是你一人的事，也是我们大家的事。我和高将军与诸多亲信已商量好了，如果朝廷一定要将宫闱之争延伸至边关塞上。那么，我们一定，支持你……”

他顿了顿，说出下面的话：“……无论你做何选择。因为我们其实支持的不是你，而是大业。这大业，是我们几千男儿用性命搏出来的，可不能容他们朝中那些只知争权夺利、擅媚邀宠之辈随便破坏。关外平靖，关内苍生，都不容他们徒生祸乱！”

他这一句话说到众人心里。好半晌帐内鸦雀无声，韩锬停了半晌才缓缓道：“好，我不走，但我要先带小计回长安一行。这件事，我会尽我所能予以平息。如果仍平息不了，我还会回来……”

他扫了一眼众人，“我再回来后，只怕就会大乱了。那时的事……诸位可以到那时再做选择。”

帐中一时静默了下去。半晌才有人出声道：“韩帅，你长安一行，多加保重。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平定事端。但如果平定不了，这争伐，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他们选择的。你一定要全身回来。至于我们……不用到那时，此时，我们已经选择了！”

库赞忽然伸出一只手，用眼把同僚一个个地扫过。只见人人面色凝重，过了一时，有一只手加在了他的手上，渐渐，相叠的手越来越多，十余只手已叠加在一起，包括高勇。他们一起望向韩锬。

韩锬扬头吸了口气，捉住睡梦中的小计的手，连同自己的，一齐压了上去。

韩锬与余小计这时已走到了长乐公主旧宅的大堂之上。那大堂之上，金砖铺地，平整宽阔。只听那引路之人笑道：“据



说，当年长乐公主修这大堂，修好之后，工匠来讨赏钱。长乐公主看了大为高兴，说要赏钱一千贯。工匠却笑道：“请公主找人捉两百只蚂蚁来，然后门窗闭锁，一夜之后，再叫人来捉，如果少了一只蚂蚁，我们情愿一文赏钱不要。”长乐公主好兴儿，果然叫人照办，看这门窗地面是不是果真的那么密实。第二天真的一只蚂蚁都没少！长乐公主大喜，足足叫属下赏了那些工匠三千贯。”

小计听了大是有趣，低头去看那砖缝，也当真密实得可以。韩锔却奇这人怎么会无端地先对客人夸耀起自己主人家的房子来了。长乐公主？——她该早已亡故了，那现在的主人是谁？

他不耐多言，蹙眉道：“我们既已登堂，请问主人何在？”

只听那人笑道：“主人就在堂上了。”

韩锔与余小计一愣，正四顾无人之际，却见那人一拍手，厅门口转进了几个家人。他领着头，几个人一前几后，齐齐跪了下去，冲韩锔道：“小的们见过主公公。”

韩锔当真被他们跪得一愣，却听那几人中为首的道：“小的们的旧主人把这宅子连同小的们一齐送给爷您了。”

韩锔更是吃惊，这车尘无数的长安城，这么大一个幽静阔绰的宅院，什么时候就成了自己的了？又是谁会有这么大的手笔？

第二章·短鬓差池不及群

是谁会平白无故地送这么大个宅院给自己？韩锔躺在床上还在苦思难解——是方柠吗？抑或是洛阳王？按说他们两人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踪。自己与小计这次潜返长安是极秘密的，就是连城骑中也只有数人知道，他们都不是会泄密的人。

韩锔本不打算接受这平白无故的重礼。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但那个管家林旺却说韩锔如不住下，他们的主人必不会饶过他们的。韩锔心软，而且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看出了自己的行踪，所以就住了下来。

他默默地数着自己的呼吸，小计在对面睡得也不是很踏实——他是不是也怀疑那送宅子的人是方柠？这次怎么却没听



到他惯常的开口取笑？

这宅院虽然阔绰，卧室的陈设却极为简净，似是知道韩镔的好恶一般。而陈设之中，颇具匠心，让韩镔隐隐觉得，只有一个女子才会有这般细心布置。他辗转良久，将近三更，还睡不着，便挺身坐起。却从小计的呼吸中听得出他原来也没有睡着。想了半晌，韩镔开口道：“小计，镔哥有一些话，也许是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了。有好些话，镔哥一直没有跟你说……”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是到了该告诉小计他身世的时候了。可他真的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余小计在对面床上也坐了起来，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迟疑半晌低声道：“镔哥，其实我也好多事没有跟你说，比如……”

他的心中似乎也有秘密，这秘密压了好久了，压得他日子都过得不那么踏实，也到了必须要说出来的时候了。

韩镔一怔，望向他，只见小计的脸上似有愧疚之色。

好半晌，小计却似忘了开口说话。韩镔的眉毛忽一扬，眼中闪出一道冷光来，冷冷地睨向窗外。

窗外的蝉正没心没肺地噪着，这声音因为室内的静默，似乎比平时格外大了些。但那蝉声之中，隐有生杀之气。

韩镔身子陡地拔起，一披就已披上了他的袍。伸手一捞，已捞到了榻边之剑，人一开门，就要向外扑去。余小计的身子却忽一闪而起，一把抱住了韩镔的身子，阻住了韩镔踏出之势。

韩镔一愣，却听他已极快地道：“镔哥，别动，院中布的像有阵式。”

韩镔茫然地向外望去，“你怎么看得出来？”

他师父太乙上人精修两仪之道，他对此也一向敏感，怎么他不觉得，小计却觉出了？

他这才只感到身周气息有异，以他身经百战的经历，几乎已可以断定，那是有敌手来了，而且是高手。让他奇异的是，那来敌分明已来了有好一刻，怎么迟至此时他才惊觉。

却见小计一闪身，已挡在了韩镔身前。他的一双瞳子忽变得诡异起来，一只明亮，一只却黯淡，仿佛阴阳眼一般。只听得他的语声都变得怪异了：“镔哥你忘了，我是余家的人。余家出身于大荒山一脉。大荒山无稽崖的《何典》，当今世上，